

突围的陷阱:女性写作反思

丛 鑫

(燕山大学 文法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摘 要:1990年代以来,女性话语格外活跃,但由于其赖以生成的社会文化语境自身的矛盾并未解决,女性话语某些矛盾也随之扩张;女性文学在内容上走向个人化,从而使创作题材与视角狭隘化;女性文学张扬的女权主义并未建立在男女平权的基础上,因而不自觉地崇尚女性霸权;身体写作成了对女性性特征的暴露和展览,走向极端化,从而变成一种商业行为。

关键词:个人化写作;女性霸权;身体写作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9)04-0154-04

1990年以来,随着宏大叙事以及相关文学中心话语的消解,文学进入“无名”时代,女性话语格外活跃。女性写作是对传统男权话语的主动突围,但在颠覆男权话语的同时,也陷入新的误区,其自身的某些矛盾和混乱随其兴盛而扩张并极端发展,呈现出一种病态倾向,显示出女性文学内质的退化和俗化。

一、题材与视角的狭隘化

女性文学因为过分强调“女性意识”,导致题材和视角狭隘化,使原本已几乎消解殆尽的宏大叙事体系、历史记忆、时代精神进一步蜷缩到仅仅对女性自身生存状况的关注上。与男性写作迥然不同的是,女作家不再纠结于“我们”的群体立场,而恣意把个体的“我”推向前台。新一代女性作家逐步走向个人化,主动放弃宏大叙事,逃避重大题材,常从“儿女情,家务事”的日常生活支点切入社会;善于以细腻的笔触、微妙的感觉表达内在性情和抒发个人情感,从女性立场去判断外界事物,用女性的眼光感知生活,用女性话语表达内心情感,用敏锐深挚的触觉和探幽索微的目光,直抵生活及人性的内核。在张抗抗、王安忆、铁凝、方方、池莉等人那里,面对女性,看到的是一定历史背景下的女性个人,用传记性的笔法描述个人经历,又由个人命运折射社会沧桑,女性个人的幸与不幸,无不与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历史叙事色彩相当明显。铁凝的《永远有多远》塑造了白大省和西单小六两个女性,小说对怜悯的呼唤并不是停留在形而上层面,而是建基于对生命的充分理解

与尊重。小说在由衷感念白大省的怜悯所带给周围人的帮助与关心之外,更对周围人近乎贪婪的榨取白大省生命汁液的劣行表现出强烈的不满。白大省尽管天生善良,富于怜悯之心,但她首先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她有自己的激情与渴望,也有自己对怜悯的需要。更有意义的是,小说通过引入生命意识,实际上是在接通人类诞生以来就存在的怜悯命题基础上,对它进行了重大改造,使怜悯这一古老命题容纳了现代人对个体生命独立价值的珍重。这种改造,使怜悯命题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对今天的读者具有极大的亲和力和感染力。表达了一个作家关注人类的过去与明天、关怀人类的痛苦与欢乐的高贵情怀。

在林白、陈染等人那里,历史与社会已属无奈的现实存在,她们索性把这些因素略过不计,着意探悉女性生命体验自我确证、内在情绪的自我释放与自我调理。她们笔下的人物每每与自我较劲不已,带有私语性心理剖析的意味。林白《一个人的战争》叙述了主人公林多米30年来的成长经历:孤独幻想的童年,对女性的美丽和芬芳有着极端好感和由衷崇拜,写诗的辉煌和挫败,单身漫游西南的往事以及她的爱情和失恋。整篇小说多是以经验和心理为重的个人化自我叙述。在现实中找不到位置的林多米,拒绝了与周围世界的正常交流,幽闭在私人空间中,一方面体味着孤独的自由,一方面忍受着不可遏制的空虚,这样的体味和忍受终将化为“一个人的战争”：“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巴掌自己拍自己,一面墙自己挡住自己,一朵花自己毁灭自己。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

女人自己嫁给自己。”^[1]正如林白自己所分析,“一个人的战争”实际意味着幽闭中的女人精神的畸形和病态。林多米就是生活在私人空间中的畸人、病人,是从社会生活中自我放逐出来的边缘人,她的全部思想和言行似乎都源于本能欲望,而与宽广深厚的社会现实生活无涉。“在具体的个人那里,有些私人性的东西也许是美好的,但是如果以公众方式表现出来,私人性的东西就可能不美、丑陋,甚至有违道德、法律,更不用说具有心灵的净化作用了。”^[2]所谓私人空间,并不是什么纯粹女性话语空间,而是退缩于私人空间的女性写作对女性畸形生态和变态欲望的赞赏。这样的女性文学,由于对历史和现实的公然拒绝,当然无力反映丰富多彩的现实,也无法展示女性独特的心灵世界。

70年代出生的女性作家如卫慧、棉棉等,对所置身的环境氛围,不是天然认同,便是莫名抗拒,她们更为关心个人愿望与欲望的实现与兑付,强势的个人表现与稀薄的社会生活形成巨大反差,更像是一群天然自在的“个人化”写作者。她们没有沉重的历史记忆和精神伤痛,70、80年代与她们没有太大关系,她们成长在崇尚金钱、技术和性的物欲横流时代,突出张扬个人化的时代,她们的小说里充斥着摇滚、黑唇膏、烈酒、飙车、淋病、Fuck……:“我们的生活哲学由此而得以体现,那就是简简单单的物质消费,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任何时候都相信内心的冲动、服从灵魂深处的燃烧,对即兴的疯狂不做抵抗,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尽情的交流各种生命狂喜包括性高潮的奥秘,同时对媚俗肤浅、小市民、地痞作风敬而远之。”^[3]这种“生活哲学”决定了与主流社会、与庸常生活的格格不入的叛逆精神,其承接“私人化”写作的套路,内容与个人生活密切相关,但却与平常生活相去甚远,没有广泛的时代特征,也无法表现社会现实生活。

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写作只从事“小女人”或“私人化”写作,关怀的世界只有爱情和自我,女性主义成了女性写作的惟一选择,女性意识覆盖了女作家关注人生的全部,她们的偏狭也就在所难免。这种偏狭而强烈的“性别”意识,就必然把女性文学排斥在整体文学之外,不能寻觅到合理的空间。作品的生命力是由作品的丰富内容和精湛的艺术表达决定的,而不可能由作者和作品主人公的“性别”决定。艺术作品的价值,归根结蒂决定于作家的自身价值。个体的人也是社会的人,当个体从群体中逃逸、叛离或隐遁,回到“自我孤岛”或“二人世界”中去咀嚼、反刍所谓的人类“终极根性”和“极端隐私”时,无异于将现代“社会人”剥去衣服放逐到原始社会,只能使文化品位降格而偏离文化发展方向。文学一旦失去了对世界的“意义追问”,变成作者自身的自娱自适,读者也就不会再有兴趣去谛听。

二、女权的霸权化

人类文明的进程总是伴随着残酷的权力角逐并以人性的牺牲为代价,在这个过程中,女性应有的权利逐步被剥夺,女性沦为为另一部分人的财产和工具。女性解放和人性解放是紧连在一起的,离开女性解放,人性的解放将是片面的、不完全的;离开人性的解放,女性的解放将是一种虚幻。因此,女性解放的价值目标只能而且必须服膺于人性解放的总体目标,它反对男性霸权或男性中心主义只是消灭社会学意义上的性别差异,并最终达成双性和谐,而不是以女性霸权或女性中心主义取代男性霸权或男性中心主义。对霸权的任何一种形式的赞美或肯定,在追求女性解放的意义上只能导致对自身价值的否定。

195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们倡导女性独立,对传统不合理的压抑女性的道德文明进行抗争,但她们同样坚持男女平等。最典型的作家是王安忆,在她的笔下,男人始终代表着现实生活中最软弱的一部分,但她没有操起笔来声讨男子的软弱,相反,王安忆和她笔下的女性主人公宽容、谅解男性,敢于直面生活,既是对于生活本来面貌的现实表达,也具有对于爱情和生活的理想主义光彩。女性的爱情理想重构了女性自身生存的价值和权利,表明了女性在改变着世界不公平的同时努力塑造自我美好的形象,和男性一起携起手来,向性别和谐发展的社会转型,达到男女的人性平衡。与此相较,90年代的女性文学陷入了自相矛盾的怪圈,为了改变女性无语言、无历史、被书写的局面,颠覆男性话语/权利,不自觉地崇尚女性霸权,从而褻渎了人与人之间应该自由平等和互相理解沟通的人性原则。

陈染、林白、徐小斌等人普遍采用了男/女二元对立的对抗性思维方式,描绘出两个性别世界,把人类共有的一些缺点和弱点叠加在男性身上,把男性丑陋化、漫画化,而把人类共有的一些优点或优长都堆积在女性身上,将女性英雄化、神圣化。徐小斌《双鱼星座》的副标题是“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故事”,三个男人分别被处理成权力、欲望、金钱的象征,要么阴险无比,要么懦弱自私,要么先天不足没有生育能力,还都在女性面前不堪一击;女主人公卜零则内心丰富、举止高雅、勇敢无畏、乐观开朗,近乎完美无缺,虽然无所事事,但却承担着挑剔、指责男性的权责,男性们在她面前纷纷败下阵来,连最起码的自尊都难以保全。卜零以胴体战胜一个叫石的男人后,这位超人式的女性全身心享受着复仇的快感,她觉得在两性战争中,战胜对方比实际占有还要令人兴奋。这里,卜零成了一个肩负着女权主义使命的复仇女神。

既然男权本质上是一种霸权,它和人类历史上的等级观念、专制思想来自同一个母体并相互依存,已

经渗透于历史、文化、语言、传统等各个领域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内化在每一个社会个体的意识深处,因此既不可能从与历史相连的传统意识中强行剥离出来,更不可能从某一性别群体中剥离出来,甚至在女性自身意识深处也会有变形的男权观念。因此,对男权的审视,必须建立在平等观念的基础之上,如果以唯我独尊的贵族化态度对待这种审视,将会使对男权的批判归于失败。但不少女作家对此习焉不察,为了显示自身的高贵典雅,往往以贵族姿态俯视周围世界尤其是男性,缺乏互相理解、互相尊重,在不自觉地居高临下的指责嘲讽中,流露出女子霸权态度。陈染《潜性逸事》就陷入这样一种自相缠绕的矛盾之中,雨子是一个心性甚高且有所追求的女子,但她追求的高质量的爱情却是一条永远难以抵达的地平线。这种只能让别人迁就自己的爱当然显得霸道,而把夫妻之间理应充分放松的日常生活非要当作一场绅士淑女的戏来上演不可也未免虚伪和骄奢。小说的结尾写雨子的女友李眉成了雨子的情敌,雨子很想赏她两个耳光。其实,正如不少人指出的那样,李眉代表了雨子性格中的另一面。李眉作为雨子的好友对雨子的背叛,正说明雨子那种价值追求在现实中无路可走。

三、身体写作的极端化

“要推翻男性的统治,惟一可以采用的‘武器’便是‘身体’”,“只有身体才是生活的原则和精神的指南,必须依据自己的身体、感觉、性感和梦想去生活,去重新发现自己……”^[4],女性写作的一个最为响亮的口号就是“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写作”,其发明人是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埃莱娜·西苏,她认为:“几乎一切关于女性的东西还有待于妇女来写,关于她们的性特征,即它无尽的和变动着的错综复杂性,关于她们的性爱,她们身体某一微小而又巨大区域的突然骚动。不是关于命运,而是关于某种内驱力的奇遇,关于履行、跨越、跋涉,关于突然地和逐渐地觉醒,关于对一个曾是畏怯的既而将是率直坦白的领域的发现。妇女的身体带有一千零一个通向激情的门槛,一旦让她粉碎枷锁、摆脱监视而让它明确表达出四通八达贯穿全身的丰富含义时,就将让陈旧的一成不变的母语以多种语言发出回响。”^[5]这番言论正可以看作是中国女性身体写作的纲领。不少女性作家据此认定“女性经验中基本深刻悠久现实的便是对性/欲望的体验”^[6]。这实际上是对西苏女性主义理论的极大误解,西苏《美杜沙的笑声》是一篇充满隐喻的理论文本,“和伍尔夫一样,隐喻性话语方式也是西苏突破正统理论文体,寻求新型话语表述的重要选择……返回‘血肉之躯’、用‘乳汁’、‘血液’写作,隐喻女性写作的经验性,以及女性的自由表达对父权压制的反拨”^[7],西苏的“身体写作”,意在呈现女性因性别生理特征而

在社会文化中遭遇的各种体验,性/欲望的体验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

将人的欲望本能当作文学的基本内容和主要表现对象,不仅使欲望话语取代了文学话语,也把人的主体性确立为欲望的主体性。这样不但不能顺利建构女性文学话语,反而会把女性文学的文学性消解干净;不但不能突现女性体验,反而会把女性体验中的人性内容消解干净。换句话说,身体写作对女性经验的极端化推崇,最终必将导致对女性经验的放逐。在文化价值转型时代,人的欲望选择和实现,事实上已经参与到市场运作中,文学市场消费的热点就包括各类欲望话语,女性身体写作正投合了这种市场需要,使女性身体话语变为充满刺激性的流行商业话语。高扬身体写作的目的本来是为了摆脱女性历史被书写的命运,结果却会以内隐的方式强化被书写的现实并以自己的手扭曲自己的历史。同时,身体写作实际上是对女性躯体、性特征等的大胆暴露和展览,这在女性欲望被极度压抑的时代不失其合理性,但在欲望解放甚至放纵的时代,却并不具有多大的文化反抗性,反而会变成一种商业行为,满足人们对奇观的欲望。90年代的女性写作,不但没有警惕身体写作的陷阱,反而把它看作是一条必经之路,因而越陷越深,从自恋、同性恋到异性之间的性体验,女性文学创作陷入了一个以性选择为中心的怪圈。

自恋和同性恋是近几年女性写作的一个新主题。“如果繁衍不是人类结合的唯一目的,亚当也许会觉得和他的兄弟们在一起更容易沟通和默契,夏娃也会觉得与她的姐妹们在一起更能相互体贴理解。人类的第一个早晨倘若是这种排除功利目的的开端,那么沿袭到今天的世界将是另外一番样子。”^[8]²⁰²无论是自恋还是同性恋,都源自女性与性有关的幻想内容和经验内容,是女性欲望在追求异性爱而得不到或异性爱失败之后的一种扭曲表达。林白《同心爱者不能分手》中的沙街女人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自恋者,但从小说闪烁的叙述中,仍然可以发现这个昔日名伶是被一场失败的爱情放逐到沙街来的,她的自恋实际上是一种禁中的守望。林白《瓶中之水》写同性之恋,意萍是一个有极强的占有欲和统治欲的女子,她“这段日子百无聊赖,谈了一次不合孤意的恋爱,从此对男人抱着天大的偏见,认为天下的男人没有配得上自己的,却又满腔的感情没有着落,觉得此生此世,须得爱一个人才有所交待……她绝不计较二帕,只把她当成问题儿童看待”^[9]⁹⁸,正如二帕总结的那样,“她跟意萍之间从来没有过平等,意萍从一开始就高高悬在她的头顶,她在她的头上给她友谊,给她理解,给她帮助,而一旦二帕像一个真正的朋友说她一句,她的自尊就被大大的触犯了”^[9]¹⁰¹,而当意萍离开二帕之后,她很快地接受了被她百般挑剔的碰碰。这说明自恋或同

性恋作为身体写作的一种方式,并不能开掘女性独特的体验从而建构起纯粹的女性话语,它只不过是欲望的一种变形发泄。

性意识和性体验是女性写作的一个热点和看点,满足了市民社会窥秘和纵欲的需要。当然,性欲望是人的合理的自然欲望,性体验也是正常的生命体验,在文学的天地里应该得到健康展示。但文明人的两性关系并不是一种自然关系,它还包括历史文化的诸多因素。而身体写作却要求女性尽力剥离女性体验中的历史文化内涵,远离社会话语,以追求纯粹的身体话语,文学于是沦落为对生物性的自然主义展示。在陈染的《时光与牢笼》中,水水第一次结婚嫁给了爱情,第二次结婚嫁给了金钱,第三次结婚嫁给了美国护照,但三次婚姻一无所获,于是“懂得了放弃浪漫与奇异之想的水水反过头来追求平常,追求普通”,但第四位丈夫却又是“天性善良得几乎失去一切的男孩子”,因此他们的性生活总是不成功。“水水坚信,只有当人们把自身从神化的爱情中充分拯救出来,性爱才能得以淋漓尽致的施展。爱抑或仰慕于某人来讲是性行为的牢笼。”^[8]^[12]于是,再一次失败之后,水水大骂丈夫“笨蛋”,激怒了丈夫,也刺激了丈夫报复的欲望,不久,他们“把事情做得无比狂热,无比持久。天空想起邈远的圣音,那是向着人类永恒欲望投降的声音”^[8]^[12]。作品不仅把性欲与人的其他文明习性如爱情、仰慕等完全对立起来,而且进一步把这种性欲神圣化。

90年代末的身体写作进而发展为“下半身”写作。在卫慧的《上海宝贝》中,身体成为一个招摇叫卖的符号,不是自然地表达自身的欲望,而是以夸张、病态、招摇的姿态来表达夸张的非常态的物质和身体的欲望。大量的身体意象充斥于文本,以男性器官来比喻上海大都市的钢柱,将上海的冬天比作女性周期“又湿又令人厌恶”,身体意象、身体语言、身体符号弥漫整个文本,身体被夸张到可以凌驾一切的地位,非理性的身体欲求战胜理性的头颅。尔后的九丹更直言不讳自己的写作是“妓女”写作,身体、性是唯一的内容。“他们对身体美学进行了粗暴的简化——到最

后,身体被简化成性与欲望的代名词,所谓的身体写作也成了性与欲望的宣泄渠道。”^[10]

不可否认,试图从男权话语中突围从而建立具有性别特色的文学世界的女性写作,在90年代呈现出繁荣面貌,不少女性作家创作出了优秀作品,但在其背后,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如把写作题材和视角退缩到女性的私人空间,把女性的解放理解为女性霸权,把身体写作极端化为欲望话语等。上述几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病态倾向,证明了边缘角色的自我认同以及对私人空间的拥抱,并不能把女性文学引向深入,而是导致了女性创作的惊人后退,甚至使女性文学创作成为一种商业行为,使女性文学成为满足人们窥探女性隐私的工具。真正的女性文学应该根植于女性群体生活的沃土,到活泼泼创造新世纪新生活新品质的女性大世界中去汲取营养,在关注女性命运的同时,观察体验女性在迎接新世纪到来前的灵感与觉醒,感受她们改变生存环境与状态的现实思考,而不是局限于对性别意识的体认。因此,来一番冷静的自省并认真调整自己的创作姿态,走出所谓“身体写作”、“个人写作”之类的误区,应该是女性文学批评和创作的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 [1] 林白. 一个人的战争[M].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1.
- [2] 蒋登科. 诗的个人性与普视性[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22-27.
- [3] 卫慧. 像卫慧那样疯狂[M]. 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10.
- [4] 吴子林. 女性主义视野中的“身体写作”[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5):140-143.
- [5] 埃莱娜·西苏. 美杜沙的笑声[G]//张京媛.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00.
- [6] 荒林,王光明. 两性对话:20世纪中国女性与文学[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300.
- [7] 马睿. 从伍尔夫到西苏的女性主义批评[J]. 外国文学研究,1999(3):1-7.
- [8] 陈染. 离异的人[M]. 北京:三联书店,2004.
- [9] 林白. 瓶中之水[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
- [10] 谢有顺. 身体修辞[M].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3:31.

责任编辑 韩云波

Trap of the Breakout: Reflections of Women's Writing

CONG Xi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Law, Yansha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066004,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990s, women writing has become a particularly active discourse. Because the contradiction of its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its own has not been solved, the contradictions of the female discourse also expand to some extent; the content of women's literature tends to personalize, and it causes a narrow sphere of subject matters. Feminist literary publicity has not been built on the 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while on the basis of the unconsciously advocating female hegemony. Body Writing has become a characteristic of female sexual exposure and extreme exhibitions, and turns out to be a commercial activity.

Key words: personalized writing; female hegemony; body writing